從幾種語法現象透視晉語對元白話的繼承和發展

邢向東 [Xiangdong Xing]
華南師範大學/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陝西師範大學/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本文通過三種語法現象來觀察晉語對元白話語法的繼承和發展。1.「來」表商請語氣：古代漢語、近代漢語中「來」表商請語氣的主要句式為「VP+去+來」，部分晉語繼承了元白話的用法，並發展了「咱每+VP+來」格式。2.「V/A+得來+補語」結構與提頓詞「來」：元白話用「V/A+得來+補語」結構表達動作的結果和性狀達到極高的程度，晉語不僅保留了這種格式，還同吳語一樣發展出了「V/A+得來」的隱含式。晉語之所以能夠發展出「V/A+得來+補語」結構，其更大的背景是「來」大量充當提頓詞的用法。3.「V將來/去」結構：晉語的特點是趨向動詞只有「來、去」，甚或只有「來」，沒有「V+將+複合趨向補語」，保留了元代乃至五代時期的特點。4. 其他語法特點：用表格形式臚列了 9 條晉語與元白話可能存在繼承關係的語法現象，同《原本老乞大》進行簡單對比。

關鍵詞: 語法, 晉語, 元白話, 繼承, 發展

1. 引言

晉語同北方官話（包括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下同）、西北官話（包括中原官話、蘭銀官話）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同宋元口語之間的關係，是頗為引人注目的課題。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從語音出發論證晉語同唐五代西北方音之間存在繼承關係，中原官話汾河片方言同宋西北方音之間存在繼承關係。凡此種種，都是對官話、晉語歷史的有益探索。

筆者多年研究晉語語法，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在晉語與元白話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係。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一些在元白話和晉語中司空見慣的語法現象，在共同語乃至北方官話中，已然難覓蹤影。這種情況讓我們推測，晉語同元白話之間似乎存在直接的繼承關係，而在元白話同今天的共同語之間，則一定程度上存在非連續性。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幾種比較突出的語法現象，考察晉語對元白話的繼承與發展。

本文在考察中遵循兩條基本原則：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3 (2018), **473–499**. DOI 10.1075/lali.00017.xin
ISSN 1606-822X / E-ISSN 2309-5067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第一，在共時平面上，要觀察大部分晉語的情況，所舉事實均為現代晉語較普遍地存在的用法。根據多數晉語的用法來總結其共性和特點，同時指明與之不同的表達方式，以免以偏概全。在描寫、舉例時則應要言不煩，不追求面面俱到。

第二，在歷時平面上，既要觀察晉語同元白話文獻中相關現象的聯繫，又要觀察這種現象在元代前、後白話文獻中的表現和發展脈絡。如果晉語中某種語法現象同元白話文獻所反映的情況十分契合，顯示出發展的連續性，同時它在明、清白話中明顯式微，或使用範圍同明、清文獻不相對應，或發展方向與明、清文獻中的表現嚴重偏離，則可以推判，這種語法現象在晉語與元代白話之間存在直接的繼承與發展關係。

因此，本文討論的幾種語法現象，在現代晉語和元白話之間既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又在某一個或幾個方面得到了明顯的發展；而它們在明代以後的白話文獻中，或者顯著減少以至消失，或者已朝另外的方向發展。它們在共同語中的歸宿則是相同的：完全消失。

本文討論的現象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它們都是由趨向動詞「來」語法化而來，代表了「來」後期發展演變的三種不同情況。而將元白話中「來」的多種用法繼承下來，恰好是晉語與元白話之間存在連續性的體現。

2. 表商請的祈使語氣詞「來」

2.1 現代晉語的用法

在陝北、內蒙古、河北和部分山西晉語中，「來」可以表示商量、請求等語氣，邀請對方與自己一起做某事，目的是聽、說雙方相互合作，協同行動。[1] 語用上，這種用法主要是為了加強句子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邢向東 2015a），郭維茹 (2007) 概括為情態上表達說話人與聽話者「同座落」。

「來」表商請普遍用於兩種句式。

句式一：VP+去+來（含「去+來」），邀請他人與自己共同去某地做某事，這時大多數方言中主語涵蓋第一人稱單數與複數的包括式、排除式，第二人稱單數、複數。例如五台片的神木話：

(1) 婆姨每給咱在家裡做飯，我每給咱挽麥子<u>去來</u>女人們在家裡做飯，我們去拔麥子吧。

(2) 借上錢不還，咱明兒跟狗的要<u>去來</u>咱們明天跟他要去。

(3) 你歇著，我給咱擔水<u>去來</u>你歇著，我去擔水去吧。

(4) 你跟上我串<u>去來</u>你跟著我轉去吧。

---

1. 邢向東 (2015a) 詳細考察了陝北、內蒙古晉語中表商請的祈使語氣詞「來」的用法及其源流。有關問題的詳細描寫和論述請參看該文。此外，魏培泉先生就此問題與筆者進行了深入討論，對修改文章多所啓發。

不過也有極少數方言，主語限於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如山西榆次話，[2] 主語為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時可以用「VP+去+來」，第二人稱無論單複數形式，後面帶「跟我」之類短語（實際上也構成包括式），也可用「VP+去+來」；主語是第一人稱單數、複數的排除式時，則用「VP+去」。例如：

(5) 咱們一起去書店去來咱們一起去書店吧。

(6) 咱們給他買禮物去來咱們給他買禮物去吧。

(7) 你跟我上班去來。

(8) 你先看電視哇，我給咱包餃子去。

句式二：咱每+VP+來。與人商量共同做某事，大多數晉語中主語限於第一人稱複數的包括式。例如五台片的陝北綏德話：

(9) 咱一搭裡耍來咱們一起玩兒吧。

(10) 咱每耍過家家來咱們玩兒過家家吧。

(11) 咱兩個喝酒來。

(12) 咱每跌色兒來咱們擲色子吧。

在神木方言中，「來」還可在「你/我+VP+來」句式中表達商請語氣，如：「你也一搭畫畫兒來你也一起畫畫兒吧。」「我給咱寫對子（對聯）來我來給咱寫對聯兒吧。」河北涿鹿話也有相同的情況。[3] 不過大多數方言中「你+VP+來」的「來」仍然保有一定的趨向意義，並且不接受「我+VP+來」的說法。此不贅述。[4]

以上兩種句式的區別在於：句式一中「來」前有「去」，要求雙方共同「去往某地」後再做某事；句式二中「來」前沒有「去」，因此不存在「離開此處、去往某地」的過程，只要求雙方協同完成某事。它們的共同點是通過「來」及其與句中其他成分的配合，達到雙方協調一致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句式一和句式二並不一定同時存在或同步發展。如幷州片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等方言，沒有「VP+去+來」，句末用「走」（婁煩）、「些[ɕiəʔ⁰]」（文水）、「的[tiəʔ⁰]」（文水）、「□[ʨia˩˧]」（介休），或在這些詞後加「吧/哇」，與其他幷州片方言相同；但有「咱每+VP+來」，與其他幷州片不同。如婁煩話：

---

2. 榆次話的情況及例句由山西大學常樂博士提供。

3. 蒙宗守雲先生告知。

4. 李壬癸先生在討論中及會後對作者指出：閩南話將祈使標記「來」置於主要動詞前，如普通話的「咱們去吧」，晉語說「咱們去來」，閩南話說：「□[ˡlan]（咱們）來去」，其中的「來」讀輕聲；而普通話的「他們有來往」，閩南話說成：「□[in˨˩]（他們）有來去」，其中的「來」讀非輕聲。李先生並且指出：「有趣的是，不同方言有類似的語法現象，差異在詞序。」在此深謝李先生的寶貴提示。因為郭維茹 (2007) 和她的《臺灣閩南語非趨向性「來」、「去」之研究》（《華語文教學研究》2011(1). 99–123）中曾經討論過閩南話表勸請語氣的「來」，為了集中議題，所以本文對這一問題不展開討論。

(13) 就你在趁你在，咱們打撲克來。

(14) 天熱得不行，咱們洗澡來。

這種情況表明，在晉語中，「VP+去+來」同「咱每+VP+來」是獨立發展的，兩者不僅在發達的程度上不平行，而且在地域的分佈上也不平衡（邢向東 2015a）。

據調查，「來」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分佈範圍包括五台片、大包片、張呼片、呂梁片（部分）和個別幷州片，其中陝北、內蒙古、河北北部的邢向東 (2015a) 已經述及，山西境內的分佈情況如下：

五台片：基本都有分佈，如寧武、五寨、神池、岢嵐、偏關、原平、忻州，都包括上面兩種句式。只有定襄不用「去來、來」，而用「噻哇[sɛ^{21} ua^{21}]、哇」（例如：「□[niɛ^{214}]你們在家兒做飯，們我們給咱挽麥子噻哇。咱們一陀兒閑耍哇。」），「噻哇」相當於「去吧」。

幷州片：榆次兩種結構都有，但主語受限。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等有句式二，沒有句式一。其餘大多數沒有，如清徐、平遙、太谷、祁縣只能用「些[ɕiəʔ]、的[tiəʔ]（當為『去』的音變形式）」或「吧、哇」，太原只能用「去哇、哇」。

呂梁片：臨縣用「來」，但興縣、交口、嵐縣都不用「來」。其中興縣用「些」，交口、嵐縣用「吧」。汾陽相當於「去來」的是「嘿[ɕxei]」，「咱每+VP+來」句，汾陽用「（來）吧」，可以出現「來」，與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的情況相同。

上黨片：壺關、長治，一律不用「來」，句式一用「去」，句式二用「吧」。

大包片：陽泉不用「來」，用「哇」。

綜上，「VP+去+來」「咱每+VP+來」基本分佈在幷州片、呂梁片以北、以西的晉語方言中，幷州片、呂梁片（山西境內）有零星分佈，上黨片未見分佈。同時，「咱每+VP+來」的分佈範圍比「VP+去+來」廣。至於這一分佈特徵是否表明部分晉語早期並未受到「來」表商請用法的波及，抑或曾經有過此種用法，後來在系統內部受到「VP+（去+）來」表過去時用法的競爭，系統外部受到「些、吧」的競爭壓力，從而放棄了這種用法，筆者難以遽下斷語。基於榆次、婁煩、介休、靈石、文水（局部）、汾陽的情況，暫時傾向於後一種可能性。

2.2 歷時演變的狀況

已有研究表明，「來」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從漢譯佛典時代即已出現，到元白話中達到高峰。明代逐漸萎縮，清代絕跡（朱慶之 1990；張月明 1998；郭維茹 2007；邢向東 2015a）。

我們以《原本老乞大》和《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為例，觀察元代口語的情況。《原本老乞大》中「VP+去+來」表商請共 28 例（「去+來」4 例），例如：

(15) 你著一個伴當根我去來，到那裡便了。

(16) 則投這路北兀那人家，尋個宿處去來。那般者，咱每去來。

(17) 且房子裡坐的去來。一霎兒馬吃了這和草，飲水去。
馬敢吃了草也，飲去來。

在可能反映元末明初口語的《老乞大諺解》中，「來」表商請語氣的 26 例，《樸通事諺解》中「來」表商請語氣的 27 例，全部是「去來」連用。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的情況與《原本老乞大》基本相同，「來」表商請語氣共 10 例，其中 1 例句末單用「來」表商請（例 (18)，主語為第一人稱代詞複數排除式）：

(18) 俺都拜謝神靈來！（無名氏《小張屠焚兒救母》第四折）

(19) (雲)尚書，昌邑王無道，咱兩個領文武百官，擺整付鑾駕，請新君去來！（楊梓《承明殿霍光鬼諫》第一折）

(20) 婆婆，咱出酸棗門，繞著黃河岸上趕去來！……(帶雲)婆婆，他每去了，咱也家去來！（張國賓《相國寺公孫汗衫記》第二折）

李泰洙 (2003) 通過考察《老乞大》四個版本的語言異同，發現元明口語中大量使用的表勸請、商量的「來」，[5] 在清代已經絕跡。邢向東 (2015a) 也指出，在今北方官話中，未見報導有「來」表商請的用法。北方官話中「來」已經被「吧（罷）」完全取代。下面轉引李泰洙 (2003) 中的例句，句序依原文：

(21) 127A-三人同行小的苦，咱每三個去來。
127B-三人同行小的苦，咱們三個去來。
127C-自古道：三人同行少的吃苦，我們三個人去罷。
127D-自古道：三人同行少的苦，我們三個人去罷。

(22) 249A-咱每飯也吃了也，與了飯錢去來。……[6]
249B-咱們飯也吃了，與了飯錢去。……
249C-咱們飯也吃了，給他飯錢罷。……
249D-咱們飯也吃了，給他飯錢罷。……

那麼，這種用法在明清兩代的文獻中反映如何呢？根據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近代漢語語料庫》(2001) 的檢索結果，其中《西遊記》中「VP+去+來」句式表商請最多，共 105 例，《金瓶梅》次之，共 10 例，《水滸傳》僅 1 例，《平妖傳》無例。這幾部作品中，《水滸傳》寫作年代較早，《金瓶梅》與《西遊記》寫作年代可能相近，但商請語氣詞「來」的用例數量懸殊。「VP+去+來」句式並不依年代後移遞減，應當是作者的方言背景有所不同的緣故。根據以上情況判斷，明代中葉以前，北方方言中應當還有「來」表商請的用法，但已呈減少之勢。

清代幾部小說所反映的情況，同《老乞大》四個版本比較的結果完全一致：《醒世姻緣》、《儒林外史》、《紅樓夢》、《歧路燈》沒有一例！同時，龔千炎《〈兒

5. 這四種版本是：反映元代口語面貌的《原本老乞大》(A)；明初修改本《老乞大諺解》(B，大約為16世紀初)，清代的《老乞大新釋》(C，刊於乾隆二十六年)和《重刊老乞大》(D，刊於乾隆六十年)。見李泰洙 (2003: 1)。

6. 將以上兩例的 A 句翻譯成晉語五台片神木話，可以感受到它與元代口語的形似和神似：(21) 三人出門在小的先行，咱每三個去來。(22) 咱每飯也吃罷了，則給人交飯錢去來。

女英雄傳〉虛詞例匯》也反映，《兒女英雄傳》中「來」沒有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可見，清代的官話口語中，應已沒有「來」表商請的用法了。[7]

2.3 「來」表商請語氣的發展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邢向東 (2015a) 發現，元明口語中「來」單獨在句末表商請的（即句式二）雖有一些用例，但並不發達，如《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1 例（VP+來：VP+去+來＝1：9），《全元曲》（徐征等 1998）17 例（VP+來：VP+去+來＝17：839），主語是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和第一人稱單數，《原本老乞大》、《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中都未見其例。[8] 但在今部分晉語中，「咱每+VP+來」已成為使用頻率極高、與「VP+去+來」旗鼓相當的一種格式，甚至少數不用「去+來」表商請的方言，也有「咱每+VP+來」。這是晉語對元明口語「來」表商請用法的一大發展。

晉語中之所以能夠大大發展「咱每+VP+來」格式，應當與元代以來北方漢語受蒙古語影響，區分第一人稱包括式和排除式有密切關係。郭維茹指出，元代口語中「咱們……來」的大量使用（引者按：確切地講，應是「『咱們……去來』的大量使用」），「應當是當時的『漢兒言語』受到蒙古語浸潤滲透的影響。（郭維茹 2007: 297）」因為蒙古語在語法上有區分「同座落」與「異座落」的不同手段。「說話者使用『來』提出邀請，是在認知上將對方納入我這個座落，因而其主語人稱以『咱們』為多。（同上: 307–308）」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來」單獨表商請的用法在晉語中數量的大量增加，可以獲得較為妥帖的解釋。「咱每」作為第一人稱包括式，其核心的語用價值就是拉近說話人和聽話人的距離，使雙方成為行動的共同主體。[9] 這一特徵使它在祈使句中特別適宜與「來」協同表達商請語氣，將「來」體現交互主觀性的作用發揮到淋漓盡致。示意如下：

(23) 咱每[+包括式]+（一起）+VP+來[+商請]→[+邀約某人共同做事]

如上所示，第一人稱包括式與「來」形成一個情態包絡 (modal envelope)，構成了表達商請語氣的最和諧的結構。

---

7. 蒙魏培泉先生告知，清人李百川的小說《綠野仙蹤》中還有「去來」表商請的。例如：

(i) 快快的同我去來。（《綠野仙蹤》28 回）

(ii) 何公子道：「事由我起，我此刻就去。」苗禿子道：「大家都去來。」說罷，一齊去了。（《綠野仙蹤》49 回）

筆者推測，這也許是某種方言用法的反映。

8. 元明白話文獻中只有雜劇中有這種結構，《原本老乞大》等均無，或許有方言差異的背景。

9. 關於「咱們」的語用價值，呂叔湘先生在描寫其活用狀況的時候有一段精彩的說明：「咱們包括你和我，可是說話的時候往往有口說咱們而意思只是指你或我一人的。這個咱們表示休戚相關，因我而及你，因你而及我，是一種異常親切的說法。（呂叔湘 1985: 75）」

從這點來看，晉語受蒙古語區分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與排除式的影響的程度，比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更深刻。換句話說，晉語並非機械地繼承元白話中「來」表商請的用法，而是在區分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在大部分現代晉語中，「VP+去+來」和「咱每+VP+來」是兩種相互平行、相互補充的表商請語氣的高頻句式。甚至存在只有句式二、沒有句式一的情況。

3. 「V/A+得來+補語」結構與提頓詞「來」

劉堅等 (1992)、江藍生 (2000[1995]) 報導，吳語、四川方言有「得來」連接謂語與補語的結構，這種結構繼承自宋元口語。江藍生指出：「『得來』連用作結構助詞最早見於宋金時期的文獻，在北方是金代 (1127–1234) 的兩種諸宮調，在南方是記錄朱熹 (1130–1200) 語錄的《朱子語類》。(江藍生 2000[1995]: 119)」「元曲裡結構助詞『得來』使用也比較頻繁……。(同上: 121)」他們將吳語、四川方言中的「V/A+得來+補語」結構分為 A(完全式)、B(省略式)兩式，探討了兩式形成的過程和機制。所言極是，不需贅述。

3.1 現代晉語的用法

大部分晉語都存在「V/A+得來+補語」結構。筆者曾經描寫過神木話和內蒙古晉語的此類用法(邢向東 1994)。「V/A+得來+補語」結構中，「得來」之後是狀態補語，結構比較複雜，如狀態形容詞和各種短語。有的方言「得」後用重疊形式「來來」或疊加形式「來了」「來該」。該格式只能用於陳述句、感歎句，不用於疑問句和祈使句。

比如，山西渾源話(五台片)「V/A+得來+補語」結構有 A、B 兩式。A 式是完整式，表示動作、性狀所達到的程度很高，用狀態補語描繪出來，例如(于銀如先生提供)：

(24) 叫人家打得來，半個月沒起炕。

(25) 把孩子來嚇得來，大氣也不敢出啦。

(26) 把我來心上麻煩煩亂得來，啥也不想做。/我心上麻煩得來啥也不想做。[10]

該格式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動詞以表人體動作(打、吃)、心理活動(愛、恨、羨慕)為主，均為及物動詞，形容詞多為描繪自然界、人物狀態(高興、麻煩、疼、暈)的詞，音節不限；第二，最常用的句式是「把」字句；第三，「得來」之後有明顯的停頓或拖長，語調略微上揚，為補語蓄勢。

10. 渾源話「把」的賓語「孩子」「我」後面也常常帶一個「來」，讀輕聲 [læ²]，有舒緩語氣的作用。下文還要涉及這一點。

B 式是隱含式，即在 A 式基礎上，隱含「得來」之後的狀態補語，構成「V/A 得來」式感歎句：

(27) 考了個第一，硬高興得來！

(28) 夜兒俺們打撲克兒硬紅火得來昨天我們打撲克打得好熱鬧！

這時句尾「來」的拖音更長，帶有明顯的抑揚曲折。隱含補語的目的是表達「V/A 得沒法說」的言外之意，以強調情狀之甚，使句子既情感強烈又意味深長，收此時無聲勝有聲之效。這種句子語調誇張，表情性極強。

山西離石話（呂梁片）、婁煩話（幷州片）[11] 也有「V/A+得來（+補語）」結構，例如（劉玲玲 2009）：

(29) 我熬得來走也走不動。（筆者譯：我累得走都走不動。）

(30) 一到過年家家戶戶紅火得來！（筆者譯：每逢過年家家戶戶熱鬧得很。）

(31) 天氣熱得來，甚也不想做天氣熱得人什麼都不想做。（婁煩）

(32) 天上一絲絲雲彩也沒啦，把人曬得來天上沒有一絲雲彩，把人曬得！（婁煩）

河北萬全、懷安等方言（張呼片）的特點與山西、陝北相同。受到共同語「V/A+得+補語」結構的強大壓力，這種格式正在衰落之中，只在為了延長音節和表示強調時才用。如萬全話（宗守雲先生、魏芙蓉女士提供）：

(33) 她這會兒吃得來胖出出的。

(34) 口外他瘦得來一條條難看的。

(35) 今年這彈子冰雹把莊稼打得來！

(36) 看口外不進眼得來看他那叫人討厭的樣子！[12]

從方言分佈看，陝北晉語、內蒙古晉語大多有這種格式。根據對 25 個山西晉語的調查，五台片寧武、五寨、神池、岢嵐、偏關、原平、忻州，呂梁片臨縣、興縣、嵐縣、交口（只有 B 式），上黨片長治、壺關，大包片陽泉，幷州片婁煩、介休，以上 16 個方言有「V/A+得來+補語」結構，而幷州片太原、清徐、榆次、太谷、祁縣、平遙、文水，五台片定襄和呂梁片汾陽，以上 9 個方言只用「得」連接謂語和狀態補語，相應的 B 式均為「V/A+得」格式。[13] 也就是說，除了幷州片以外，晉語方言中的「V/A+得來+補語」格式基本上呈連片分佈。[14]

---

11. 婁煩話例句由李建校教授提供。

12. 同為張呼片的內蒙古豐鎮話沒有這種格式，表達狀態補語只用「V 得 C」式，與普通話相同。

13. 文水人王一濤博士指出：幷州片各方言大多都有「V/A+得+來來來」或者「V/A+得+來來來+得+補語」表示感嘆某件事。具體情況如何，還需要深入調查。

14. 關於「V/A　得來+補語」結構中「來」的性質，審稿人之一指出：「據山西晉語區大多數人的語感，『來』在這種結構中還是一個表示曾然義的時體助詞（或者說表『過去時』），作者如

3.2 「V/A+得來+補語」結構的傳承與「來」作提頓詞

「V/A+得來+補語」結構是從元代口語中承襲下來的，這一點江藍生已經證明。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這種特殊格式能夠在晉語中生存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筆者以為，這種格式之所以長久保留，是由於方言語法系統中有著支持它存在的深厚語言基礎：從元白話到晉語，「來」大量位於句中充當提頓詞。換句話說，「V/A+得來+補語」的存留得益於「來」充當提頓詞的大背景。因此，我們可以從更廣闊的背景下來觀察晉語對這種特殊格式的繼承與發展。

元代口語中有兩種現象，對解釋晉語結構助詞「得來」的形成至關重要。一是「V/A+的/得來+補語」結構在元曲中使用較普遍，如《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共有 19 例（元曲中往往不分「的」與「得」，「的來」11 例，「得來」8 例）。例如：

(37) 恰便似餓狼般搶入肥豬圈，便一似乞兒鬧了悲田院。吃得來眼又睜，氣又喘。都是些豬脖臍狗奶子喬親眷，擺坐滿一圓圈。
（馬致遠《馬丹陽三度任風子》第一折）

果有語感，可比較『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兩句，少一個『來』意義不同，出現語境絕不一樣。另外，作者沒有注意到晉語中心區很多方言『V/A得來』後面不可以帶補語，帶補語時一定不能有『來』的方言事實。」茲就此段意見討論如下：

第一，筆者調查到的人，凡是母語中有該結構的，一律從語感上認同本文的分析，即「來」在此處已經不能分析為過去時標記，而只是與過去時有聯繫（邢向東 2011a 有討論）。同時在這些方言中，「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的基本意思相同，出現語境也差別不大。如晉語學者李小平、曹瑞芳答覆筆者：「在臨縣城關話、陽泉話中，『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兩句，出現的語境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表達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但表達的情感和語氣略有差別。加『來』語氣柔和一些，不加『來』強硬一些。試比較臨縣話：

(iii) 看把孩兒嚇得來，快不要吹響響哩（大人溫和阻止大孩兒們吹響響）。
(iv) 看把孩兒嚇得，射得骨慮骨慮地！還不趕緊跌出去！？（大人激烈阻止大孩子們吹響響。）

體會例句，其中的『來』表過去時的味道似乎已經很淡了。」

李建校教授認為：「婁煩方言中，『把孩兒嚇得來！』和『把孩兒嚇得！』兩句，出現的語境似乎沒有什麼不同，表達的意義和感情也基本相同。」看法與李小平、曹瑞芳先生相同。他們代表了其他被調查人的意見，與筆者的語感相同。

第二，在沒有「V/A 得來+補語」結構的方言（主要是幷州片）中，當地人的語感同審稿人相同，即「V/A 得來」中的「來」表過去時，作用是追溯造成某種現狀的原因。如文水話：「A.孩兒怎哭啦咧？(孩子怎麼哭了？) B.（把孩兒）嚇得來！」其實，在神木話及其他晉語中，「來」也有這種用法（詳見邢向東 2015b），可以寫成「V/A 的來」。在方言口語中，可以通過不同的韻律特徵區分「VP+的來」和「VP+得來」。如神木話，表過去的時候，「來」讀輕聲，「V/A的來」呈下行語調；表感嘆時，「來」讀陽平，呈「先平後揚」的調勢，上揚的拖音很長。

第三，關於「晉語中心區很多方言『V/A 得來』後面不可以帶補語，帶補語時一定不能有『來』的方言事實」，調查結果是：這種情況主要存在於大多數幷州片方言中，由於「V/A 得來」中「來」只表過去時，因而只能是「V/A得來」與「V/A 得+補語」共存，而不是相反。但在有「V/A 得來+補語」結構的方言中，則不存在上述限制。如李小平先生指出：「在臨縣城關話中，『V/A 得來』後面是可以帶補語的。當然『V/A 得』後面也能帶補語（筆者按：如上舉例 (iii) (iv)），也就是說在臨縣話中，這種句式能不能帶補語，與『來』的隱現無關。」李先生的分析與筆者相同。

(38) [鵲踏枝]他笑咱，唱的來不依腔，舞的來煞顛狂。俺不比你，各皺定眉兒別是天堂。富漢每喝菜湯穿粗衣布裳有一日潑家私似狗零羊剩。
（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里灘》第一折）

(39) [水仙子]俺二人商議我先招，來到舌尖卻咽了。我死呵休想把你個程嬰道。我怎肯有上梢無下梢？休道打，折末便支起九鼎油鑊。老的來沒顛倒，便死也死得著，一任你亂下風雹！（紀君祥《冤報冤趙氏孤兒》第三折）

二是「來」可以充當提頓詞，位於名詞、數詞、時間詞、副詞、表對象的介詞短語（「把」字短語、「將」字短語）之後，起停頓、強調作用，《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的用例比比皆是，《原本老乞大》（及《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中亦有少量用例：

(40) [小桃紅]臣恐夫尊卑，將無能冢宰權休罪。第一來曾奉的先君聖敕，第二來現佐著當今皇帝。（鄭光祖《輔成王周公攝政》第三折）

(41) 其實來今年生受。（《原本老乞大》）（諺解本改為「其實今年艱難」。）

(42) [滾繡球]俺便似片閒雲自在飛，心情與世違。可又不貪名利，怎生來交天子達知？（馬致遠《泰華山陳摶高臥》第三折）

(43) [鬼三台]說著那龐居士做了些虧心事，恨不的把窮民來揹死。
（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第四折）
（「把」字短語後加「來」，同類的例子頗多。）

(44) [太平令]打，打這厮凍妻子舌尖口快，打，打這厮圖哺啜信口胡開，打，打這厮大共小著讒言攪壞，打，打這厮沒的有把平人展賴。將口來，豁開，至兩腮。不恁的呵，這人說是非的除天可害！
（鄭光祖《輔成王周公攝政》第四折）

元曲中慣用的「大/待剛來、倒大來」等詞語，其實都是「來」置於副詞之後表提頓並詞匯化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來」在動詞之後－特別是在對舉的拷貝式結構中位於「待+動詞」之後充當提頓詞，在元雜劇中的使用頻率頗高。例如：

(45) [油葫蘆]嫂嫂道墳在溪橋水那邊，斟量來不甚遠。恰來到那杏花莊景可人憐。（無名氏《鯁直張千替殺妻》第一折）

(46) [那吒令]前日，是瞎王五上樑；昨日，是村李胡賽羊；今日，是酒劉洪貴降。待不去來，他來相訪，相領相將。（鄭廷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第三折）

(47) [四煞]待爭來怎地爭，待悔來怎地悔？（關漢卿《詐妮子調風月》第二折）

(48) [牧羊關]將太子待放來如何放？交太子待走來如何走？
（狄君厚《晉文公火燒介子推》第二折）（此例結構特殊，「將太子」「交太子」作狀語，後頭是「待放來」「待走來」，「來」作提頓詞。）

因此，在動詞與其後的成分之間加「來」表提頓、強調，在元曲中是慣常的表達方式。

晉語是提頓詞極為發達的方言，其中「來」是最常用的提頓詞之一。「來」可以置於名詞、動詞、介詞短語（「把」字短語、「教」字短語等）等之後，起音節上的提頓和語用上的強調作用，而且同一句話中可以連續使用「來」（如前文渾源話例 (25) (26)），形成提頓詞的次第出現，如神木話：

(49) 我來西安來去過幾回了我西安都去過幾次了。

(50) 老張來把那點兒錢兒來（了），就和命樣地老張把錢看得像命似的。

(51) 我來了，教這個孩伢兒來了，快氣死也我呢，都快被這個孩子氣死了！

同元雜劇一樣，晉語的拷貝式話題句構成的並列句，話題主語後分別用「來」是常態用法（郭校珍 2008: 33）。範慧琴指出，山西定襄話的「來(來)」充當句中語氣詞，分別用於兩項對舉時、讓步句前一分句末、假設句前一分句末，表示暫頓語氣（範慧琴 2007: 217–220, 235–236）。例如神木話：

(52) 這孩伢兒來（了），考大學來考不上，當兵來怕受苦嘞這孩子吧，考大學吧考不上，當兵吧怕吃苦。

(53) 教咱溜官兒來（了）咱也不會溜，教咱送禮來（了）咱個兒還不夠花嘞讓我拍馬屁呢，我也不會拍；讓我送禮呢，我自己還不夠花哪！

從區域範圍來看，提頓詞「來」存在於所有晉語方言，大於「V/A+得來+補語」的使用範圍。[15]

現代晉語同元曲相比，「來」充當提頓詞的用法幾乎如出一轍，如位於數詞、副詞、表對象的介詞短語、拷貝式話題（並列句）之後的用法。同時，晉語的「來」大量用於名詞主語之後，或連續出現在幾個體詞性、謂詞性成分之後，又顯示出其功能和使用範圍的進一步擴展。

將「V/A+得來+補語」結構放在這個背景下來分析，可以看出，結構助詞「得來」中的「來」，可能原本同其他位置上的提頓詞（尤其是動詞性成分之後的提頓詞）「來」一樣，只是來源於過去時助詞、放在「V/A 得」之後的一個提頓詞，其作用是造成韻律上的停頓，凸顯前面的謂語中心，並為後頭的狀態補語蓄勢。[16] 由於它的前面緊跟著結構助詞「得」，兩者總是緊緊跟隨，導致發生重

---

15. 邢向東 (2011a) 考察了晉語神木方言中話題標記「來」的來源和語法化過程，認為「來」充當話題標記來源於表先事時（過去時）兼申明語氣的用法。請參看。

16. 觀察下面一例，對理解「V/A+得+補語」中加「來」的作用和限制頗有啓發性：

[鵲踏枝]……殺的敗殘軍前追後逐，趕的來一個皆無。（張國賓《薛仁貴衣錦還鄉記》第一折）

此例為並列結構，但下句有「來」，上句沒有。下句「殺的敗殘軍前追後趕」在補語前插入賓語「敗殘軍」，所以「的」後不能帶「來」，要加只能在「敗殘軍」後出現，如例 (54) (55)；下句是融合程度很高、類似成語的主謂結構「一個皆無」作補語，所以可以帶「來」。查考所有《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V/A+得來+補語」的例子，都不違反這一規則。正如晉語的句子：「氣得我火冒三丈」，「得」後不能加「來」，「把我氣得來火冒三丈」就可以了。這也正是晉語中「V/A+得來+補語」多用「把」字句的原因：將受事提前，後頭只留需要強調的狀態補語。

新分析，從而詞匯化 (lexicalization) 為一個複合結構助詞。換句話說，「V/A+得來+補語」中的「得來」，其實是兩個跨層成分經過重新分析結合在一起的。

有兩個事實支持上面的分析：第一，晉語中「得來」之後一般有較長的停頓和拖音，書面上可用逗號表示（如例 (24–26)、(31)）。四川方言應與此相同，如江藍生 (2000[1995]) 所舉例 (12)：「他是樂得養尊處優，胖得來，實在連走路都很艱難了。」「『胖得來』後用逗號斷開，表明語氣上的停頓。（江藍生 (2000[1995]: 113–114)」這正體現了提頓詞的特點，也是省略式形成的語音條件。

第二，金元戲曲中還有一種與「V/A+得來+補語」密切關聯的格式「V+得+賓語+來+補語」，江藍生先生標記為「A" 式」（江藍生2000[1995]: 118），李崇興等 (2009: 40) 歸入「『V得』後又接謂詞又接體詞」的類型。實際上是將提頓詞「來」加在「V 得NP」之後。例如：

(54) 唬的我來五魂消，怎提防這笑裡刀。
（馬致遠《馬丹陽三度任風子》第四折）

(55) 剗地相逢，引調得人來眼狂心熱。（《董解元西廂記》卷一）

今晉語中也不乏這種格式的用例。如壺關縣晉莊鎮黎嶺村話：「叫人家打得他來，半個月沒吶下地。」也可說成：「把個人打得來，半個月沒吶下地。」再如陽泉話：「讓伢打得他來，半月也/還下不咾炕嘞。」甚至存在該式的省略式，如婁煩話：「一黑夜沒啦睡覺，睏得人來！」[17]

可見，「V+得」後的「來」和「V+得+賓語」後的「來」，其功能都是充當提頓詞。擴而觀之，「把/將+NP+來+VP」「待+VP+來+VP」「V/A+得+來+VP」「V+得+NP+來+VP」等結構中，「來」的性質原本相同，都是提頓詞。

「得來」詞匯化以後，又進一步發生了其後狀態補語的省略（隱含），形成B式，反過來強化了「V/A+得來+補語」格式在句法系統中的地位。其語法化過程可以圖示如下：

(56) V/A+得+補＞V/A+得+來+補≈（重新分析）V/A+得來+補＞V/A+得來

因此，晉語對元白話「V/A+得來+補語」格式的繼承，其實是對「來」充當提頓詞這一範圍更廣的特點加以繼承的一部分，「V/A+得來+補語」格式的凝固化（「得來」的詞匯化）可能在元白話中已經發生，部分晉語同時將這種格式和「來」充當提頓詞的功能繼承下來，並且進一步擴展了「V/A+得來+補語」的結構和功能，擴展了提頓詞「來」的使用範圍和作用。從這裡我們觀察到，晉語與元白話之間的繼承關係是系統的，深刻的，而不是某種用法的簡單存留。當然，在論述晉語對元白話這種特殊格式的繼承關係時，我們也不能忘記，吳語、西南官話同樣繼承了這種格式，而非晉語所專有。

17. 感謝王紅娟博士、曹瑞芳教授、李建校教授提供方言例句並詳加說明。

4. 「V將來/去」結構

4.1 現代晉語的用法

晉語中普遍存在動趨式「V將來/去」結構，不過部分方言「來、去」的表現不平衡。有的方言存在功能相同的「V得來/去」結構。

晉語的「V將來/去」結構可以大別為 2 類，第一類是「V將來、V將去」都有（喬全生 2000: 147–159），[18] 全部分佈在山西境內，包括平遙、岢嵐、嵐縣、中陽、離石、大同等地，分別屬於幷州片、呂梁片、五台片、大包片。如平遙話，「V將來、V將去」與「V過來、V過去」有時可以替換，但不完全相同，也沒有「V將過來」的用法。「與『過來』的『過』比『將來』的『將』意思要虛得多。儘管如此，『將』字絕對不能省略。（侯精一 1999: 403–404）」例如（轉引自侯精一 1999: 403, 405）：

(57) 他送將兀些些棗兒來。

(58) 把這瓶瓶醋提將去。

第二類是有「V將來」，沒有「V將去」，包括山西晉語的大部分，內蒙古晉語，陝北晉語的府谷、神木等與內蒙古接壤地區的方言（邢向東、張永勝 1997）。[19] 如內蒙古豐鎮話，[20]「V 將來[tsã^{21} lɛ^{0}]」非常發達，「將來」可以搭配的動詞主要包括位移動詞（走、跑）、致移動詞（拿、請、買、寄、送）、一般動作動詞但其結果導致對象發生位移的（寫將信來，打將來），有的致移對象可以很抽象，如「打將電話來」，是「電話中的『話』」在移動。如果動詞帶賓語，要用「V 將 O 來」、「V 將來 O」結構，不能用「VO 將來」，句式則首選「把」字句，還可用於各種複句。從句類看，可用於陳述句、祈使句、疑問句，例如：

(59) 伢人家把月餅給咱每送將來了/伢人家給咱每送將月餅來了/伢人家給咱每送將來月餅了。

(60) 他三姑打將電話來說不能來了。

(61) 把孩子接將來哇。

(62) 請將來請不將來張科長？

(63) 甭罵了，看伢打將來的哇看人家打來吧。

---

18. 「將」有各種變讀，如 [tɕiaŋ]、[tɕiʋ]、[tɕie]、[tɕyə]、[tʂaŋ]、[tʂʋ]、[tʂaŋ]、[tsʋ]、[tso]、[tsɔ]、[xaŋ] 等。

19. 江敏華 (2013) 反映，臺灣客家話中，「V-倒 (to3)-D」的「D」只能是「來」，而「V-忒 (thet7)/□ (phet7)-D」中的「D」則只能是「去」，形成互補現象。除去搭配的動詞和「倒」等的性質不論，單就構式來說，晉語與臺灣客家話的這種情況相類似。詳參江敏華 (2013: 853–857)。

20. 再如上黨片長治縣方言「V 將來」很發達，但沒有「V 將去」。見王利 (2007: 125–131)。

以上兩類方言都用前加「沒 V 將來/去」表示對結果的否定，用「V 不將來/去」表示對可能的否定。

不論有沒有「V 將去」，大部分晉語的「V 將來」都通過隱喻引申出一些其他意義，動詞範圍有所擴大，並擴展到形容詞。顯示其功能在不同方言中出現不同程度的泛化。大同、定襄、長治縣（只有否定式）話可表示「能力」義，如大同話：「你看看這個題做將做不將？（武玉芳 2010: 193）」平遙話「V 將來」可表示「達成」義：「拾掇將來的車子倒又壞啦。（侯精一 1999: 404）」定襄話可表示「評估」義：「聽將來像是塊大人的聲音。（範慧琴 2003: 217）」等等。

「V 將來」最普遍的功能擴展是構成「V/A 將來」，表示一種新狀態的出現。以豐鎮話為例，表示新狀態出現的時候，搭配的詞包括：反映自然界和人的身體變化的動詞，如「下（雨）、刮（風）、咳嗽」等，反映人物狀態的形容詞，如「（天）黑、（天）冷、（天）熱、疼、暈、懶、倔、老、灰壞、不是人不講道理、麻煩心煩、難過」等，它們大都帶有負面意義，或者句子帶有消極意義。從句法看，除了用於一般的單句以外，「V/A 將來」還常常用於條件複句的前分句，並經常與結果分句構成拷貝式結構。例如：

(64) 走的走的雨就下將來了走著走著雨就來了。

(65) 心下兒又麻煩將來了心裡的難過勁兒又上來了。

(66) 頭一暈將來啥也不想做了頭一暈起來什麼都不想幹。

(67) 倔將來可倔嘞一旦犯起倔來真是倔。

(68) 不是人野蠻，不講道理將來可不是人嘞不講道理的時候真不講道理哪。

仔細推究上面的例句就會發現，「V/A 將來」表示新狀態的出現，「將來」都包含有過程義，如「下將雨來了」與「下開雨了」不同，前者的含義是「雨下過來了」，後者的含義是「雨開始下了」；「天黑將來了」重在說明天逐漸變晚的趨勢，而不僅僅是「天開始變黑」。單純表示起始義的時候，則不用「V/A 將來」，只能用「V/A 開了」，如「哭開了」「唱開了」不能說成「哭將來了」「唱將來了」。總之，「V/A 將來」表示新狀態的出現時，趨向意義還沒有完全消失，尚未語法化到「起始體」標記的程度。[21]

值得注意的是，豐鎮話「將來」的凝固程度很高，「來」的讀音弱化，並合音為 [tsã:^{211}]，字面上可以寫成「V 將」，如「送將錢、拿將東西、下將雨、跑將、好將」。「黑將來」縮合成「黑將」，既可用於「天黑將了」，表示「天黑下來了」；又可作時間名詞，表示晚上，如：「夜兒黑將肚疼的！」山西大同與豐鎮接壤，方言中

21. 近代漢語中「V 將來」已發展出表起始義的用法，如《敦煌變文集》中多有「唱將來」表「開始唱」，晉語不能這麼說。可見，晉語的「V 將來」表狀態出現的用法與起始義不同，並不是對後者的繼承，而是後來演化的結果。參魏培泉 (2013: 895) 和下文注 27。

也存在「將來」合音為一個音節的現象。[22] 從武玉芳的描寫看，大同東南部郊區所有「V 將」的例子中，都包含有「來」義，而「V將去」則不能說「V將」（武玉芳 2010: 191–195）。可見「V 將」是「將來」的「來」語音弱化以致與「將」合音的結果，並非近代漢語中的「V 將」結構的存留。

從「V 將來」的語義特點和「將來」讀音凝固化的情況分析，「將來」存在一定程度的詞匯化，已相當於一個複合趨向動詞。同時，大同方言「將來、將去」都能同介詞「圪=」（疑為「給」的促化）組成介賓短語作狀語（晉語中方位詞、趨向動詞常常如此使用），也是複合趨向動詞的表現。結合侯精一 (1999) 的描寫來判斷，「V 將去」的「將去」也存在詞匯化的情況，許多時候更像一個複合趨向動詞。[23]

關於「V 將來/去」中「將」的性質，魏培泉 (2013: 887) 指出：「『將1』在句法上是用作補語；在詞性上則與 Dp 相當，它仍然具有動詞的性質，但語義較虛，因此是一種虛義動詞或輕動詞 (light verb)。」從晉語方言的事實出發，筆者完全贊同這一觀點。

晉語另有一類「V 得來/去」結構，分佈在陝北晉語和部分山西晉語。其中動詞的語義類型與其他方言的「V 將來/去」相同，如神木話：

(69) 拿得來　搶得來　請得來　送得來　跑得來
　　拿得去　搶得去　請得去　送得去　跑得去

(70) 你拿得來就行了，不用教那個專門送一回你拿來就行了，用不著讓他專門來送一回。

(71) 這麼焐的天你跑得來做甚來了這麼熱的天你跑來幹什麼？

(72) 把這袋子白麵給你姨姨送得去把這袋兒白麵送給你姨。

(73) 張老師教二中請得去輔導數學去了張老師被二中請去輔導數學去了。

同時，神木話也用「V/A 得來」表示新狀態的出現，如「下得來了雨下開了、冷得來了開始變冷了、燒[ʂɔ^{53}]得來了開始變熱了、忽路[xuəʔ^{4}lu^{53}]得來了開始變糊塗了、一難活得來就甚也顧不上了一難過起來就什麼都顧不得了」；用「V 得來」表示有能力做某事，如「做得來能做、寫得來會寫、請得來能請來」。不論是詞義特徵，還是句法、語用特點，「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都有十分嚴整的平行對應關係。不過，從對語料的分析看，「得來、得去」的緊密程度低於「將來、將去」，也沒有發現只

22. 大同話的兒化現象非常發達，人稱代詞「你、他」都有尊稱形式「你兒、他兒」。大同市區「V 將來」也可讀「V將兒」，或讀「V 將」（武玉芳 2010: 191）。不論市區、郊區，大同話兩種讀音均為「V 將來」的弱化形式。

23. 武玉芳 (2010: 191–195) 直接將「將來、將去」分析為複合趨向補語。侯精一 (1999)、王利 (2007) 都將它們與複合趨向動詞放在一起。

有「V 得來」而沒有「V 得去」的現象(邢向東 2011b)。至於其中「得」的性質,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具有實現意義(接近實現體標記)的動相補語。[24]

「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在地域上基本處於互補狀態。但也有一些例外,如範慧琴 (2003) 反映,山西定襄方言中「V 將來/的(疑即『去』)」與「V 得的」並存。沈明 (2014) 也說明山西嵐縣話「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並存:「所有用『得[tiəʔ⁰]』的成分都能用『將[tɕyə²¹³]』。『得[tiəʔ⁰]』更土一點兒,『將[tɕyə²¹³]』是晉中一帶所謂強勢晉語方言常用的標記,當地人認為更文一點兒。(沈明 2014: 175)」史秀菊等 (2014: 457) 反映,興縣話「V 將來」與「V 得去」構成對立,在同一方言區域內互補。說明「將」「得」並存是方言接觸導致兩種結構競爭的結果。

4.2 晉語的用法對元白話的繼承與發展

「V 將來/去」結構形成於唐代,《祖堂集》中出現複合趨向補語。南宋時「V 將來/去」中「來」或「去」出現不平衡現象,《朱子語類》中幾乎全部是「去」(來:去=1:48),《景德傳燈錄》主要是「來」(來:去=31:12)。宋、元文獻中有少量複合趨向補語。明代「V+將+趨」格式大盛,清代逐漸消亡(陳剛 1987;曹廣順 1995: 58–59;魏培泉 2013)。

從對《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原本老乞大》的檢索結果看,元白話中「V 將來/去」式十分常用,但結構較單一,包括個別「V_1將O+V_2」連動式和「V+將+複合趨向補語」,動詞主要包括致移類、位移類。李泰洙 (2003: 33) 指出:「跟唐五代時期相比,《老乞大》A、B 本中助詞『將』的結構類型相對較少。一是沒有單獨作謂語的『動+將』結構……二是沒有『動+將+賓』結構……。」例如:

(74) [快活三]老阿者使將來伏侍你,展污了咱身起。你養著別個的看我如奴婢,燕燕那些兒虧負你! (關漢卿《詐妮子調風月》第二折)

(75) [尾]應有東西共財寶,一星星不落半分毫。嗨!好情理呵,他緊緊將馬馱將去了! (孟漢卿《張鼎智勘魔合羅》第二折)

(76) 伴當,你趕將馬來,咱每打駝馱。比及駝了時,他也吃了飯也,咱每便行。 (《原本老乞大》)

(77) 那般者,你兩個先去,俺兩個後頭慢慢的趕將頭口去。 (《原本老乞大》)

(78) 婆娘家到得那裡,子三句言語,早走將回去。我那裡趕豬?我一心待殺那廝去。 (馬致遠《馬丹陽三度任風子》第二折)

---

24. 神木話「V 得來/去」中的「得」與下列句子中的用法最為接近:「我撿得一個錢包。」「真兒(今天)請得一個局長,兩個副局長。」「拿十個啤酒瓶瓶換得一瓶瓶啤酒。」「我想得個好主意。」「尋得/上沒?尋得/上了。」同時,「V 得來/去」既可以用「沒 V 得來/去」否定已然事件,又可以用「V 不得來/去」構成能性否定結構(老派如此,新派直接用「V 不來/去」構成),表明「得」是表達實現意義的,但還沒有語法化到實現體標記的程度。

(79) 我若拿將這漢見楚王去，這漢是文字官，不曾問一句，敢說一堆老婆舌頭！
（尚仲賢《漢高皇濯足氣英布》第一折）[25]

晉語的「V 將來/去」與元代口語存在一致性，結構較單一，動詞的語義類型相同，沒有「V 了趨」式（陳剛 1987）。不同點有三：第一，部分晉語只有「V 將來」，沒有「V 將去」；第二，晉語沒有「V_1將O+V_2」連動式[26] 和「V+複合趨向補語」；第三，晉語中「將來」可用於動詞、形容詞之後表示新狀態的出現，元代未見。[27]

至於晉語同明代以後的「V+將+趨」結構之間不存在直接聯繫，魏培泉 (2013) 已經作了深入討論，不需贅述。此處可以略為補充一下幾部小說中「V+將+趨」結構的幾個特點：第一，《金瓶梅》、《平妖傳》中「V 將來」與「V 將去」比例失調，其他基本平衡。第二，大量出現複合趨向補語，如「V 將入來、V 將入去、V將進來、V將進去、V將出來、V將出去、V將過來、V將過去、V將起來、V將起去、V 將回來、V 將回去」等。第三，「V將來」中動詞的範圍很廣，使用中的泛化現象嚴重，如《水滸傳》中出現了下列用例：「只見林沖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8 回：號天哭地叫著沖進來）「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62 回：高叫著跑過來），「對陣的大隊番軍，山倒也似踴躍將來。」（84 回：踴躍地衝殺過來）「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55 回：橫衝直撞地沖過來）。同時有些「不合語法」的怪例子，似乎反映「將」有變為化石語素的迹象：

(80) 車上都是糧，尚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著，盡有米布袋露出將來。
（《水滸傳》70 回）

(81) 又續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布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人，生生吃他害殺了。
（《金瓶梅》87 回）

物極必反，使用的過度泛化，也許是它後來消失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晉語的「V 將來/去」結構基本上繼承了元代的用法。晉語沒有「V 將+複合趨向補語」，這一點比元白話還保守，可以追溯到五代時期（曹

---

25. 此例「拿將這漢」與「見楚王去」構成「V_1將O+V_2」連動式。

26. 「V_1將O+V_2」連動式指例 (79) 那樣的結構，即其中不帶「來/去」的結構，不指「V_1將O來+V_2」或「V_1將來O+V_2」結構。感謝審稿人的提醒。

27. 明代以後出現了「將來」表狀態變化的用法。魏培泉先生在給筆者的信中指出，「V/A 將來」表新狀態的出現在歷史文獻中並不罕見。例如：

聽知道他們君臣失和，心腸就軟將來了。（《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74 回）
直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叫道……（《二刻拍案驚奇》9 卷）
天色將曉，那座星漸漸的暗將來。（《警世通言》19 卷）
忽聞鐘聲聒耳，驚醒將來。（《警世通言》30 卷）
心頭一陣癢將來，一兩聲咳嗽咳嗽。（《喻世明言》33 卷）
爭奈精神有限，一日一日只管疲憊將來，每日家只靠笙歌與酒杯兒扶住。（《隋煬帝艷史》32 回）

廣順 1995: 53)。它沒有經歷明清兩代的大起大落，在元代口語的基礎上穩定發展。[28] 不過「V 將來」與「V 將去」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現象，應當是晉語後來的發展。

4.3 對兩種特殊現象的解釋

關於「V 將來」和「V 將去」之間的不平衡性，可以作如下解釋：「V 將來/去」在晉語核心地區呈網絡狀零散分佈，據此判斷，早期晉語中「V 將來/去」應當是並存的，後來一部分方言的「V 將去」被淘汰了。這種情況導源於「V 將來/去」中「將來、將去」的詞匯化及二者功能強弱的不平衡。前文已經說明，不論是近代漢語還是晉語，「V 將來/去」中的「將來、將去」都相當於一個複合趨向動詞(魏培泉 2013)。既然它們相當於複合趨向動詞，那麼在方言趨向動詞的發展、競爭、調整中就存在被選擇或淘汰的可能。如上所述，晉語中「V將來」的使用頻率、範圍都大大高於「V 將去」，而且引申出其他一些虛化的用法。「將來」的語法化程度高，地位穩固，而「將去」的使用頻率低，使用範圍狹窄，容易受到其他趨向動詞(內部)或共同語同義詞語(外部)的競爭而遭淘汰。從這個意義上說，「V 將去」的消失，不是「去」不再同「V 將」搭配，而是「將去」本身被取代了。普通話和許多北方方言中有「起來」，沒有「起去」，正是部分晉語有「(V)將來」沒有「(V)將去」的同類現象。「V將來」「V 將去」之間的不平衡宋代已經出現，明代小說中也有反映(曹廣順1995: 56；魏培泉2013: 923)。

關於「V 得來/去」與「V 將來/去」是否同源，「得[tə$ʔ^0$]」是否是「將」的音變形式，答案是否定的。[29] 要證明這一點，需要兼顧晉語內外，從漢語方言

---

28. 「V+將+趨」結構在明、清兩代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明代大量膨脹，清代很快消失，多少有點費解。用「將」的虛化和「了」對「將」的替換來解釋，似乎還未揭示出其中最終的原因。既然「將」已經虛化至可有可無，那麼作為替換者的「了」難道不也是可有可無嗎？筆者推測，這種大起大落的背後，應當有共同語基礎方言轉移和替換的背景。

29. 審稿人之一指出：

「V 將來/去」和「V 得來/去」中的「將」和「得」功能基本相同，且處於地域或功能上的互補分佈，作者認為是兩個不同來源的論據不太充足。即使在近代漢語中兩種說法都有，也不能證明就是兩個不同來源，也有可能是同一個詞在當時方言中的不同讀音。山西方言中「將」有各種讀音變體，如果認為都是不同來源，其來源將過於複雜。

審稿人的意見非常重要，其中最關鍵的是指出「V 將來/去」和「V 得來/去」功能基本相同，地域分佈互補，似乎將「將、得」視為相同成分的語音變體是最合理的。有 2 條理由支持我們作出二者非同源的結論：第一，晉語內部的語音對應關係，晉語之外的方言比較：認定「將」「得」同源在音韻上存在困難，而吳語的「V 得來/去」也支持將它看做獨立產生的用法。第二，近代漢語學界的研究成果顯示，「將」「得」都有各自的來源和發展歷程，但在「V+將/得+趨」結構中有所交叉。晉語的現象尚不足以推翻現有的結論。

如上所述，本文認為晉語中「V將來/去」與「V得來/去」中的「將」「得」來源不同，並不是說每一種語音變體都有不同的來源，因此不會導致「將」的來源過於複雜。

和漢語史的整體來觀察。從晉語內部看，喬全生 (2000) 根據「將」的讀音把山西方言中的「V 將來/去」結構分為 4類：t-類，tʂ-類，ts-類，tɕ-類。這四類中，tɕ-系、tʂ-系、ts-系的韻母都存在相當整齊的對應性，如 [(i)aŋ]、[(i)ʋ]、[(i)e]、[(y)ə] 及 [o]、[ɔ] 等，均與「將」的文讀、白讀音相對應；唯有t-系讀 [tei]、[ti]、[tao]、[tɕi]、[tə?] 等，與其他變體的韻母不平行，其中晉語讀 [tə?]、[tei]，其餘則是中原官話汾河片的讀音，與另外幾系的讀音規律大相徑庭，因此，就語音對應關係來看，把「將」與「得」推判為不同來源比較合適。從外部看，吳語不少方言存在「V 得來/去」結構，要證明吳語該式中的「得」來自歷史上某一時期「將」的音變十分困難。歷時地看，「得」是唐宋以來十分常用的動態助詞和補語標記，高頻出現於「V+得+趨向詞」「V+得+處所詞」「V+得+時間詞」結構，並與「V+將+趨」結構發生交叉（劉堅等 1992: 69–83）。在元明口語文獻中，既有「V 將來、V 將去」，又有「V 得/的來、V 得/的去」，如《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中有「V 的來」1 例，「V 的去」1 例，《原本老乞大》中有「V 的去」1 例（《老乞大諺解》同），《樸通事諺解》中有「V 的來」4 例，「V 的去」3 例，還有平行的「V 的O來、V 的 O 去」。李崇興等 (2009: 34–35) 也錄有《元典章》和《琵琶記》中「V 得/的來」的用例。劉堅等 (1992: 71) 指出：「在唐代的文獻中已經見到『得』（的）作為動態助詞使用的例子。」「進一步虛化，『得』和『將』更加接近，常出現『得』『將』對舉的例子。（劉堅等 1992: 77）」魏培泉 (2013: 900) 指出：「指涉已然事件的述補式『V-得-Dd』大概唐代就有，當時此式可以和『V-將-Dd』共現，如果不是功能有對比，就是有方言之別。」[30] 因此，近代漢語界鮮有把「V+將+趨」「V+得+趨」中的「將」「得」分析為同一詞的語音變體的。從漢語整體出發來看，它們不可能是語音變體的關係，並不同源。

因此，晉語中的「V 得來/去」結構，是與「V 將來/去」平行的現象，也是從元白話一路傳承下來的，是不同方言在同類結構中選擇不同語法成分的結果，而非後者的音變。「V將來/去」「V 得來/去」結構的歷史層次，都比普通話和北方官話的「V 了來/去」古老。不過，從晉語同元白話的繼承關係的角度來看，當是「V 將來/去」更能作為狹義的「承續關係」的證據，而「V 得來/去」則存在於更廣泛的方言區域（包括西北方言，本文未涉及）。

5. 其他語法特點

除了以上討論的現象，晉語與元白話之間還有下列共同特點值得注意。見下表 1。

30. 事實上，魏培泉 (2013: 899, 注44) 已經推斷山西晉語中的「V-張-Dd」「V-咗-Dd」來自「V-將-Dd」，但並未列入「V-得-Dd」。

表 1. 晉語與元白話語法的共同特點例表

語法現象	《原本老乞大》例	晉語例	方言片 [a]
過去時助詞「來」	俺年時也在那裡下來。 ……田產物業有來，孳畜頭匹有來，人口奴婢有來。 父母在生時，家法名聽好來。	我年時在那裡寇住著來了。 這家人原根兒可有錢來了。 兩先後原先關係可好來了。 （神木）	全部 [b]
「底」系指代詞	兀的燈來也，壁子上掛者。 到恁那地面裡，也有些利錢嗎？那的也中。 這的忒細，這的卻又粗苯，似這一等兒著中，恰好。	底、底個、底價 這底、這底個、這底價 那底、那底個、那底價 兀底、兀底個、兀底價。（吳堡）	幷州片、呂梁片、五台片（少）[c]
人稱代詞、疑問代詞、名詞複數後綴「每」	俺每、咱每、他每； 誰每； 馬每、頭口每。	我每、你每、他每、孩兒每； 誰每； 每爹、每媽、每哥哥 [d]（吳堡）； 牲靈每、調和每、鐵鍬每 [e]（綏德）	全部 [f]
表願望的助動詞「待」；表「剛要」的副詞「恰待」	這般的，你更待悔交那？ 店子待到也！ 恰待尋你去來，你卻來了。	不待要跟你去了。[g] 你待要跟他多廢話嘞！ 恰待走也，他給進來啦。（豐鎮）	幷州片、五台片、呂梁片、大包片、張呼片
表允許、可能、要的助動詞「敢」	這伴當，你敢不會煮料的法度。 參兒高也，敢到半夜也。 小人有一句話，敢道嗎？	天敢下雨也。 那眼舊窑敢塌了。 上課不敢說話。 這幾天圪不敢下冷子麼（這幾天不會下冰雹吧）？（清澗）	幷州片、呂梁片、五台片
表推論、祈使的副詞「則」	那般呵，俺明日早則放心的去也。 罷，罷。咱則依牙人的言語，成了者。	這下我則放心了。 則把瞎事做下了！ 則快些兒走吧！（綏德）	呂梁片、五台片 [h]
「處所詞+來/去」語序	恁客人每直東新來，不理會得直實價錢。 我先番大都來時……	我榆林來。 我山上去也。 你神木去也？（佳縣）	呂梁片、五台片
「也似」構成的比擬句	這鏝刀……，風刃也似快。 似這一個布，經緯都一般，便是魚子兒也似勻淨好有。	懶得就跟豬也似。（神木） 人啊地站古下人似的站一會兒。（榆次）	全部

a. 表中所列方言片，僅為筆者目力所及。凡列入者一定有，未列入者未必沒有。

b. 過去時助詞「來」在晉語中有極高的使用頻率，同時在北方方言中也比較普遍，尤其是西北方言。而它在近代漢語中的發展情況也很複雜。要將其作為晉語與元代白話存在繼承關係的主要論據加以討論，牽涉的問題太多。故本文只是作為「其他」現象列出，不作詳細論述。

此外，邢向東 (2015a: 390) 曾作過一個小注，說明晉語區分「來」表商請語氣與表過去時的策略：在晉語五台片、呂梁片等方言中，表過去時的時候，不能單用「來」，而使用「來來、來了、來該」等形式；表商請時則單用「來」。在內蒙古晉語如豐鎮話中，兩種意義都在句末單用「來」，主要通過語境加以區分。此處需要做點補充：豐鎮一類內蒙古晉語中，句末的「來」表商請與表過去時在語調上也有區別：表商請的時候「來」重讀，而且有微升傾向；表過去的時候「來」輕讀，完全下降。也就是說，除了語境之外，它們的語調也不同，母語人可以區分得很清楚。感謝魏培泉先生的討論。

c. 晉語「底」系詞同元代白話中的用法並不完全對應，對於其間的關係，筆者將另文討論。

d. 「每爹、每媽、每哥哥」等「每」表領屬的用法見於呂梁片。
e. 非指人的名詞加「們」表示複數，蘭銀官話的蘭州話等方言也有保存。
f. 侯精一 (1999: 208)。
g. 晉語大多與「要」疊加為「待要」，表示「欲」，多用於否定句和反問句。詳參宗守雲 (2015)。副詞「恰待」是時間副詞「恰」加上「待」構成的時間副詞，義為「剛要」，多用於轉折複句的從句。晉語同《原本老乞大》的用法完全相同。
f. 五台片綏德、神木一帶方言，「則」有多種用途，尤其是複句中的用法，與《原本老乞大》中的用法不僅對應，而且使用範圍更廣，頻率極高。詳參邢向東 (2002: 554; 2006: 27)。

以上各項，是元白話中比較引人注目的一些語法現象，存在於大部分晉語，有的還存在於西北官話。分佈範圍的大致情況是，在漢語史上形成較早的現象，在今方言中的分佈區域也比較廣，如「來」充當過去時助詞。形成較晚或在宋元白話中才出現的用法，則分佈的範圍較窄，有的可能只在晉語中保留，如助動詞「待」及副詞「恰待」，「處所詞+來/去」語序；再如「底」系指代詞主要通行於宋元白話，晉語只在并州片、呂梁片及五台片少數方言中存留。有的現象表面上看分佈很廣，如「敢」作為情態動詞和副詞在北方方言中分佈甚廣，但普通話和北方方言的助動詞「敢」只能表動力情態 (dynamic modality)，表義務情態 (deontic modality)、認知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 的助動詞「敢」主要是在部分晉語中使用，同時，語氣副詞「敢」的高頻使用也是晉語的一大特點。[31]

6. 餘論

從語法看，晉語同元白話之間的關係，比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更為親近。同時，晉語同西北官話較親近，同北方官話較疏遠。晉語與北方官話的分化年代，大約在元明之際。

討論晉語同元白話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到共同語及北方官話同元白話之間的關係。考察過程中我們強烈地感到，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非連續性。呂叔湘先生將宋元白話分為金元系、平話系兩類（呂叔湘 1985），從地域上的接近程度和北京曾經連續作為元、明、清三代都城（明代有 53 年中斷）的事實來看，晉語和北方官話都應當同金元系白話關係更加密切。因此，北方官話與元白話之間的這種非連續性才顯得十分費解。這種情況，很可能同明、清之間官話標準語的變化有關。

晉語中保留元白話的語法特點，其原因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當時的北方方言普遍存在這些現象，後來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發生了一些重要

31. 邢向東 (2012) 詳細描寫了陝北晉語神木話中的助動詞「敢」表膽量、允許、可能、要等多種用法，並通過與周邊方言及元代口語文獻的比較，討論助動詞「敢」的語法化。說明其語法化過程中主要涉及主語的範圍，動詞的語義特徵、語義關係的擴展，句子語氣的變化等因素。助動詞「敢」同語氣副詞「敢」在語法上的界限，可以提出兩條：第一，否定句中，助動詞「敢」位於「不」「沒」之後，副詞「敢」只能放在「不」「沒」之前；第二，副詞「敢」可以倒裝在句子末尾，助動詞不行。再者，複合詞「敢是、敢自、敢則、敢情」等，均為副詞，助動詞只能單用，沒有複合形式。詳參邢向東 (2012)、邢向東、周利芳 (2013)。

變化，晉語則比較保守，仍然保存並發展了這些現象。二是元白話文獻本身受到近代晉語的影響，包含著晉語語法的成分。漢語從先秦開始即已存在方言分歧，後代日益加劇。所以不少差異可能是方言歧異的延續，不少特點可能是方言特點的延續，這些方言歧異應當在部分文獻中有所反映。[32] 兩種原因可能互相交織，並非涇渭分明。不論屬於哪一種原因，這些事實都證明，晉語中存在元白話（有些甚至更早）的語法特點，不是零星的，而是系統的，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

北方漢語阿爾泰化是日本學者橋本萬太郎的著名觀點。但不同的北方方言受到阿爾泰語系語言的影響大小可能有所不同。從本文所涉語法事實來看，晉語語法受蒙古語影響的程度，可能比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官話更深刻。

方言的共時語法系統中可能疊置著不同的歷史層次，揭示不同的語法歷史層次是漢語方言語法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晉語共時平面的語法現象與近代漢語語法的比較，離析出晉語中存在的元白話的語法層次，並觀察晉語既保留元白話語法特點又有所創新的規律。從而為晉語語法史的建構打下科學的基礎。

謝辭

本文在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訪問期間寫成。寫作過程中，周利芳副教授多所貢獻。黑維強、沈明、宗守雲、魏芙蓉、李小平、曹瑞芳、史秀菊、延俊榮、于銀如、高峰、賀雪梅、李建校、常樂、張軍香、劉國偉、王紅娟、劉艷、王一濤、孫宇煒、賀樹剛、楊虹等朋友協助調查方言用例，黑維強、李小平、史秀菊、李建校、高峰、賀雪梅還提出了修改建議。李壬癸先生、魏培泉先生閱讀全文並與作者進行了討論，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見。本文曾在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報告，蒙李壬癸、鄭秋豫、魏培泉、江敏華、蕭素英、舒志翔、蔡維天、曹逢甫、連金發、劉承慧等先生提出寶貴意見。《語言暨語言學》匿名審稿人和編輯部也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對以上各位先生謹致衷心的感謝。尚存問題概由作者負責。

32. 關於這個問題，第二輪審稿人之一指出：「實際情況也可能是這樣：由於元代白話文獻的主要作家是山西、河北一帶的人（如關、馬、鄭、白元曲四大家以及喬吉、王實甫等人），戲曲在演出過程中必須使用方言口語以增進觀眾理解，所以，這些作家把自己熟悉的方言口語寫進了戲曲中。因此，元白話中出現的這些特殊的語言現象本來就是宋元時期山西、河北一帶的方言口語。」審稿人所說的情況，在元雜劇中是存在的，它應當是第二種原因的具體表現。但這一點不能絕對化。

參考文獻

Cao, Guangshun（曹廣順）.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Auxiliaries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Cao, Guangshun（曹廣順）. 2013. Yuanbaihua yuyan xingzhi zai yanjiu 元白話語言性質再研究 [Revisi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in *Yuan Baihua*]. In Cao, Guangshun（曹廣順）& Chappell, Hilary（曹茜蕾）& Djamouri, Redouane（羅端）& Wiebusch, Thekla（魏婷蘭）(eds.), *Zonggu shujin, goushen quji* 綜古述今，鉤深取極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beyond] (*Yuyan ji Yuyanxue* Zhuankan Xilie zhi Wushi《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五十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50), 503–51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Chen, Gang（陳剛）. 1987. Shilun "dong-liao-qu" shi he "dong-jiang-qu" shi 試論「動-了-趨」式和「動-將-趨」式 [On the constructions of "verb-liao-directional" and "verb-jiang-directional"].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4). 282–287.

Chiang, Min-hua（江敏華）. 2013. Taiwan Kejiahua dongqu jiegou zhong yu timao youguan de chengfen 台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分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Hakka].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 837–873.

Fan, Huiqin（範慧琴）. 2003. Shanxi Dingxiang fangyan de "V+X+quxiang buyu" jiegou 山西定襄方言的「V+X+趨向補語」結構 [The construction "V+X+directional complement" in Dingxiang dialect of Shanxi]. In Dai, Zhaoming（戴昭銘）& Zhou, Lei（周磊）(eds.), *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oujie Guoji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 – 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n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Dialect Grammar], 212–220.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Fan, Huiqin（範慧琴）. 2007. *Dingxiang fangyan yufa yanjiu* 定襄方言語法研究 [The study on Dingxiang dialect gramma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Fang, Mei（方梅）. 1994. Beijinghua juzhong yuqici de gongneng yanjiu 北京話句中語氣詞的功能研究 [The study on the function of mood words in Beijing dialect sentenc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4(2). 129–138.

Gao, Yuhua（高育花）. 2007. *Yuankan <Quanxiang Pinghua Wuzhong> yufa yanjiu* 元刊《全相平話五種》語法研究 [The grammatical study on Yuan periodical *Quanxiang Pinghua Wuzhong*].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Guo, Xiaozhen（郭校珍）. 2008. *Shanxi Jinyu yufa zhuanti yanjiu* 山西晉語語法專題研究 [Topic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Jin dialects in Shanx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Hou, Jingyi（侯精一）. 1999. *Xiandai Jinyu de yanjiu* 現代晉語的研究 [The study on Modern Jin dialect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Hou, Jingyi（侯精一）& Wen, Duanzheng（溫端政）. 1993. *Shanxi fangyan diaocha yanjiu baogao* 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 [The research report on Shanxi dialects]. Taiyuan: Shanxi University United Press.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Academia Sinica. 2001.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 Hanyu Yuliaoku* 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 [Academia Sinica Tagged Corpus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pkiwi/kiwi.sh) (Accessed 2016-03-27.)

Jiang, Lansheng（江藍生）. 2000 [1995]. Wuyu zhuci "lai" "delai" suyuan 吳語助詞「來」「得來」溯源 [The origin of auxiliaries "lai" (來) "delai" (得來) in Wu dialects]. In *Jindai Hanyu tanyuan* 近代漢語探源 [The origin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110–13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5.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5. 12–27.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Jiang, Shaoyu（蔣紹愚）. 1994. *Jindai Hanyu yanjiu gaikuang*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 [A survey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Jiang, Shaoyu（蔣紹愚）& Cao, Guangshun（曹廣順）. 2005. *Jindai Hanyu yufa shi yanjiu zongshu* 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 [A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Kuo, Wei-Ju（郭維茹）. 2007. "Gui qu lai" xin jie: Tan "gui qu lai" yilei de yufa wenti「歸去來」新解 – 談「歸去來」一類的語法問題 [The grammar of the *gui qu lai* (歸去來) pattern: A new interpretation]. *Taida Zhongwen Xuebao* 台大中文學報 [NTU Chinese Journal] 26. 285–312.

Lamarre, Christine（柯理思）. 2002. Hanyu fangyan li lianjie quxiang chengfen de xingshi 漢語方言裡連接趨向成分的形式 [Forms connecting directional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3(1). 26–44.

Li, Chongxing（李崇興）& Zu, Shengli（祖生利）& Ding, Yong（丁勇）. 2009. *Yuandai Hanyu yufa yanjiu* 元代漢語語法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grammar in Yuan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Song) Li, Jingde（[宋] 黎靖德）(ed.). 1986. *Zhuzi yulei* 朱子語類 [Classified utterances of Zhu X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Collated by Wang, Xingxian（王星賢）.)

Li, Taizhu（李泰洙）. 2003. *<Laoqida> si zhong banben yuyan yanjiu*《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 [Four versions of language study on *Laoqida*].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Liu, Jian（劉堅）& Jiang, Shaoyu（蔣紹愚）. 1992. *Jindai Hanyu yufa ziliao huibian: Songdai juan* 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宋代卷 [Compilation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grammar: Song volum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u, Jian（劉堅）& Jiang, Shaoyu（蔣紹愚）. 1995. *Jindai Hanyu yufa ziliao huibian: Yuandai Mingdai juan* 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元代明代卷 [Compilation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 grammar: Yuan and Ming volum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u, Jian（劉堅）& Jiang, Lansheng（江藍生）& Cao, Guangshun（曹廣順）& Bai, Weiguo（白維國）. 1992. *Jindai Hanyu xuci yanjiu* 近代漢語虛詞研究 [O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functional word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Liu, Ling-ling（劉玲玲）. 2009. Shanxi Lishihua zhuci "lai", "de lai" de teshu yongfa 山西離石話助詞「來」、「得來」的特殊用法 [The particular usage of the particle "lai" and "de lai" in Lishi dialect of Shanxi]. *Lvliang Jiaoyu Xueyuan Xuebao* 呂梁教育學院學報 [Journal of Lvliang Education College] 25(2). 28–30.

Lü, Shuxiang（呂叔湘）.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Modern Chinese pronouns].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Supplemented by Jiang, Lansheng（江藍生）.)

Qiao, Quansheng（喬全生）. 2000. *Jin fangyan yufa yanjiu* 晉方言語法研究 [The study on Jin dialectal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Shen, Ming（沈明）. 2014. *Shanxi Lanxian fangyan* 山西嵐縣方言 [Lan County dialect of Shanx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Shi, Xiuju（史秀菊）& Shuang, Jianping（雙建萍）& Zhang, Li（張麗）. 2014. *Xingxian fangyan yanjiu* 興縣方言研究 [The study on Xing County dialect].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ang, Li（王利）. 2007. *Changzhixian fangyan yanjiu* 長治縣方言研究 [The study on Changzhi County dialect]. Taiyu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Wei, Pei-chuan（魏培泉）. 2013. *Jindai Hanyu dongqushi zhong de "jiang"* 近代漢語動趨式中的「將」[The particle *jiang*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 875–928.

Wu, Yufang（武玉芳）. 2010. *Shanxi Datongxian dongnanbu fangyan jiqi bianyi yanjiu* 山西大同縣東南部方言及其變異研究 [The study on southeastern dialects of Datong County in Shanxi and their variation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1994. Shenmuhua de jiegou zhuci "delai/lai" 神木話的結構助詞「得來/來」[The structural auxiliaries "delai/lai" in the Shenm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4(3). 208–209.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02. *Shenmu fangyan yanjiu* 神木方言研究 [The study on Shenmu dialec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06. *Shaanbei Jinyu yufa bijiao yanjiu* 陝北晉語語法比較研究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Jin dialectal grammar of Northern Shaanx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11a. Shaanbei Shenmuhua de huati biaoji *lai* he *qu* jiqi youlai 陝北神木話的話題標記「來」和「去」及其由來 [Topic markers *lai* (來) and *qu* (去) in the Shenmu dialect, Shaanxi Provinc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6). 519–526.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11b. Shaanbei Shenmuhua de quxiang dongci jiqi yufahua 陝北神木話的趨向動詞及其語法化 [Directional verbs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Shenmu dialect of Shaanxi].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3). 565–593.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12. Shaanbei Shenmuhua de zhudongci "gan" jiqi yufahua 陝北神木話的助動詞「敢」及其語法化 [The auxiliary "敢" in Shenmu in Northern Shaanxi and its grammaticalization]. *Shaanx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1(3). 129–135.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15a. Shaanbei, Neimenggu Jinyu zhong "lai" biao shangqing yuqi de yongfa jiqi yuanliu 陝北、內蒙古晉語中「來」表商請語氣的用法及其源流 [The imperative mood marker *lai* (來) in the Jin dialects of Northern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and its origin].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5(5). 387–396.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2015b. Lun Jinyu shizhi biaoji de yuqi gongneng: Jinyu shizhi fanchou yanjiu zhi yi 論晉語時制標記的語氣功能 – 晉語時制範疇研究之一 [A study on the modal function of Jin dialects' tense marker: The study on tense category of Jin dialects (1)]. *Anhu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4). 92–102.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Zhang, Yongsheng（張永勝）. 1997. *Neimenggu Xibu fangyan yufa yanjiu* 內蒙古西部方言語法研究 [The study on dialectal grammar of Western Inner Mongolia].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Xing, Xiangdong（邢向東）& Zhou, Lifang（周利芳）. 2013. Shaanbei Shenmuhua de yuqi fuci "gan" jiqi laiyuan 陝北神木話的語氣副詞「敢」及其來源 [Modal adverb *gan* (敢) and its origin in Shenmu dialect of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3(3). 224–235.

Xu, Liejiong（徐烈炯）& Liu, Danqing（劉丹青）. 1998. *Huati de jiegou yu gongneng* 話題的結構與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opic].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Xu, Qinjun（徐沁君）(collated.). 1980. *Xinjiao Yuankan zaju sanshi zhong* 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 [New proofreading of the thirty kinds of dramas in Yua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Xu, Zheng（徐征）& Zhang, Yuezhong（張月中）& Zhang, Shengjie（張聖潔）& Xi, Hai（奚海）(eds.). 1998. *Quan Yuanqu* 全元曲 [Full Yuan drama].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Zhang, Yueming（張月明）. 1998. "Qulai" de xingzhi jiqi "lai" de yanbian「去來」的性質及其「來」的演變 [The quality of "qu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lai"]. *Guangbo Diansh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kexue Ban)* 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Radio & TV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8(1). 57–61.

Zhu, Pingchu（朱平楚）(collated.). 1987. *Quan Zhugongdiao* 全諸宮調 [Full Zhugongdiao]. Lanzhou: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Zhu, Qingzhi（朱慶之）. 1990. Fojing fanyi yu Zhonggu Hanyu cihui erti 佛經翻譯與中古漢語詞匯二題 [Two issu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Middle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0(2). 151–154.

Zheng, Guang（鄭光）. 2002. *Yuanben Laoqida* 原本老乞大 [The original Laoqid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Zong, Shouyun（宗守雲）. 2015. Jin fangyan qingtai dongci "dai" jiqi fouding guanlian he yiwai xingzhi 晉方言情態動詞「待」及其否定關聯和意外性質 [Negativity and mirativity: A case study of *dai* (待) as an auxiliary in Jin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5(4). 341–351.

Research in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Jin dialects on vernacular in Yuan Dynasty from several grammatical phenomena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grammatical phenomena from Yuan vernacular to Jin dialects. (1) In Ancient Chinese and Mandarin, 來 is used to express 'consultation & request' in the construction {VP+去+來}. Certain Jin dialects, on the other han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Yuan vernacular pattern {咱每+VP+來}. (2) In Yuan vernacular, {V/A+得來+Complement} expressed the result of an action and a much higher degree of quality. Jin dialects not only preserved this structure, but also developed the embedded structure {V/A+得來}, as did Wu dialects. Because 來 was a common topic marker, Jin dialects developed the structure {V/A+得來+ Complement}. (3) {V將來/去}: In the Jin dialects, only 來, 去 can be directional verbs; there is no such structure as {V+將+Dp-Dd}. Thus have been preserve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Wudai period. (4) Nine further examples of possible Jin dialect retention of Yuan vernacular are tabulated and comparisons drawn from the *Yuanben Laoqida* 《原本老乞大》.

Keywords: grammar, Jin dialects, Yuan vernacular,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uthor's address

Xiangdong X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Guangzhou 510006
China
xingxd@snnu.edu.cn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6 April 2016
Date accepted: 9 November 2016